



责任编辑：宋亦工

封面设计：杨 林



铁手丹心

魏无忌

213375



0442470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 01 号

铁手丹心（上、下册）

作 者 魏无忌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邓九明
封面设计 杨 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河北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2.625印张 470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570—995—5/1·295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秘密交易	(1)
第 二 章	长庚发家	(20)
第 三 章	俞家丧事	(43)
第 四 章	怪胎出世	(63)
第 五 章	争夺开始	(83)
第 六 章	歹徒搅局	(102)
第 七 章	劫镖绑票	(121)
第 八 章	赎票夺金	(141)
第 九 章	夺金杀人	(162)
第 十 章	捕快侦查	(181)
第 十 一 章	胡氏绝活	(199)
第 十 二 章	人命官司	(219)
第 十 三 章	塌房闹鬼	(239)
第 十 四 章	俞宅婚事	(259)
第 十 五 章	洞房之夜	(279)
第 十 六 章	各有阴谋	(297)
第 十 七 章	四面楚歌	(316)
第 十 八 章	俞氏新风	(335)
第 十 九 章	夜探许府	(355)
第 二 十 章	一剑二命	(374)
第 二 十 一 章	婊子大丧	(393)

第二十二章	真相毕露	(412)
第二十三章	物以类聚	(431)
第二十四章	胡俞联姻	(449)
第二十五章	娶亲打斗	(468)
第二十六章	夜审盛太	(486)
第二十七章	秘密暴露	(504)
第二十八章	图谋开始	(522)
第二十九章	借刀杀人	(542)
第三十章	弄巧成拙	(561)
第三十一章	原告失踪	(579)
第三十二章	元凶就擒	(596)
第三十三章	凶犯伏法	(615)
第三十四章	长庚入狱	(632)
第三十五章	各施其计	(650)
第三十六章	包围逆党	(669)
第三十七章	长庚之死	(687)
第三十八章	绝处逢生	(704)

第一章 秘密交易

前门外大街路西大耳胡同景泰兴珐琅作坊。

这是一座住宅模样的手工工场。

这个院落一共三进，形成三个天井。院落的西侧还有一个跨院儿。

今天，景泰兴的掌柜凌启源陪着大掮手蒋五雄参观他的作坊，为蒋五爷讲说珐琅制品的制作过程。

蒋五雄身躯伟岸，大头方脸，大眼睛重眉毛；一部黑须密、粗、亮。他身着茶绿色长袍，套一件银灰色青绒掐边的坎肩，戴一顶青缎红珊瑚疙瘩便帽。精神焕发，二目放光。不认识的人，定准以为这是位皇家三品大员，其实，他不过是一位经纪人，当时称为掮手。

这位掮手不同于走街串巷、泡茶铺、为买卖家具者牵线搭桥、跑腿学舌的一般掮手。蒋五雄手下上百号人，专为买卖房地产、大宗绸缎呢绒皮货、大宗药材、大宗粮棉、珠宝玉器古玩字画的双方作介绍，或者代买、代卖。不足白银百两的生意，蒋五雄从不搭手。他的收入是佣金，按规矩成三破二。成交之后，从买方取三成，从卖方取两成。

蒋五雄不仅为买卖货物拉纤，还为人才拉纤。

蒋五雄还有一宗不为人道的秘密生意，那就是出卖消息。

这是一位手眼通天、八面灵通的人物。京城外省、大

小衙门都有他的朋友。

蒋五雄今天来参观景泰兴珐琅作坊，是为广州振华贸易商行购买一大批珐琅制品来谈生意的。

凌启源同着蒋五雄参观他的各个房间。

他们参观了丁当乱响的铜胎房、木炭磨锈房、出神入化的掐丝房、一尘不染的点蓝房、烧蓝房、描金房。

他们观看了珐琅制作的全过程，然后回到柜房正式谈生意了。

景泰兴的柜房，是大院落的最后一进。五间正房，十分宽绰。房内四壁设硬木条案。条案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珐琅制品：有各种姿态、服饰的人物；有各种形状、型号的花瓶；有各种形态、型号的茶具……

这柜房也是一个样品陈列室。

蒋五雄再次一件件地观看了这些样品，然后落座。学徒献上茶，递过水烟袋，然后退出。

他们喝着茶、抽着烟，开始谈生意。

“五爷，您打算……”凌启源试探地问。

“我都看过了，你们的货是上等的，在京城是首屈一指的，无愧于景泰兴这块老金字招牌。这样的货品，我能为买主——广州的客商做主。”蒋五雄说。

“请五爷吩咐。”凌启源铺上纸，拿笔蘸墨静等蒋五雄开口。

“五百套茶具：一壶八碗为一套。”

“五百只花瓶：要比这一件，”蒋五雄指着条案上的一件花瓶，“高四寸，方圆多三寸。”

“五百件茶盘：茶盘的大小，以能容下一壶八碗为准。”

“一百件大坛子：直径三尺、高三尺。”

“头一批先订这些。”蒋五雄捧起了水烟袋。

“五爷，这些物品花色图案……”凌启源停笔问。

“啊，”蒋五雄抽了两口水烟，“广州客商说，西洋人喜欢咱的古代人物，也喜欢咱的山水画。您酌量这两点要求，先绘出图样送到我那儿，等我看过之后再商量决定。”

“就依五爷。三天以后，我带着图样到您府上去。这价钱？”凌启源小心地问。

“只要货色上等，我把底亮给您。客商不怕贵。水涨船高，贵了贵卖，只要洋人喜爱。我们当掬手的取成三破二，我还能怕价高？我只怕货不赢人，交不上货，做不成生意。”

“是的，五爷果然爽快。”凌启源指着条案上的样品，“给广州客商的订货，比这些样品更精致。五爷刚才说过了，景泰兴的利益跟五爷是一致的，您不妨先估算一下，您看……”

“也好。”蒋五雄又看了一眼样品，“除了一百个花坛这宗大买卖以外，我估计每件掉不下二两银子吧，这比咱在市场上销售要多一倍吧，啊？”

“是，是，这兄弟心里就有底了。”

“这一千五百套，不，一千六百套，凌掌柜，您能什么时候交货？”

“交货吗，”凌启源掐着指头盘算了一阵，“货要精细，日子不能太短，往窄里打算也得五个月。”

“五个月？”蒋五雄摇一下头，“不成。”

“五爷，您说最少……”

“一个半月。不能误了交货日期。洋人的船到时候准到

广州，船停在海面上，振华贸易商行用船载货，在海上跟洋人交易。洋人讲究时间，日期一到，人家要顺风返航。咱的货不到，这一笔生意就要吹。买家不但要退货，还要我们赔偿损失。凌掌柜，这可是一笔几千两银子的生意，也是一笔担风险的生意。您，要仔细核计核计呀。”

“五爷，”凌启源沉吟半晌，“您的好意，兄弟心领了。这一大笔生意，怕是承担不起。这太可惜了！”

“凌掌柜，您把困难说出来，蒋某或许能想些办法。蒋某一手托两家，哪儿能不尽力呢？”

“其实，打胎、掐丝、点蓝、烧蓝这些要紧的活儿兄弟倒不愁。人手不够，可以在同行里请人。只有去锈、上金这两档子不要手艺的活儿，却急死人了！”凌启源摊摊手。

“这是怎么回事？”

“方才五爷瞅见了。铜胎打出来，满身铜锈，得把锈去掉了，打磨得锃光瓦亮，才能往上面点蓝。胎上要是有一个锈点，点在锈点上的蓝一过火，这蓝就爆下来，我们的行话叫惊蓝，这件就是废品。”

“嗯、嗯。”蒋五雄点着头，表示理解。

“要是在三年以前，这去锈的活儿容易极了，一个时辰一百件。如今难啦，一个人一天打磨一件，还不能保证一定没有锈点儿！”

“这倒也是，用大、小块木炭蘸水磨铜，横磨竖磨，太慢。凌掌柜，您说三年前容易，莫非三年前去锈不用炭磨？”

“用炭磨铜锈是老辈子传下来的法子。自从有了镪水，谁还用木炭哪！”

“镪水去锈？”蒋五雄精神起来了。

“把铜胎往镪水里一涮，眨眼的工夫，铜胎像金的一般，没有一个锈点。那个快就甭提了！”凌启源无限神往道。

“镪水对你们这一行这么有用？”蒋五雄甚有兴趣。

“不光铜胎去锈，还有描金。”

“描金？”

“是啊。方才您看见了。活儿上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是铜丝掐出来的，蓝，就点在铜丝圈出来图形里面。铜底让蓝盖上了，铜丝不能用蓝盖，得露出来，否则花纹就模糊不清，可是铜丝露在外面也要长锈啊！”

“不错。所以得用金把它盖起来。”

“您看，描金多难！一条丝一条丝地描，一件花瓶上有的人物鸟兽，那是多少弯弯曲曲的丝？您算算，得多长时间把一件花瓶上的铜丝描完？那简直比绣花还难！”

“没有别的法子吗？”

“有！”

“什么法子？”

“镀金。”

“而今为什么不镀？”

“镀金先要把金化成金汤。”

“用什么东西能把金子化成金水儿？”

“镪水。只有镪水能够化金！”

“又是镪水。”

“镪水本是禁物，自从三年前在菜市口砍了仨人的脑袋，镪水在民间也就断了。我们珐琅作坊也只好再用老辈子传下来的方法去锈、描金。真是没办法，朝廷的法度，谁敢违抗啊！”凌启源无限感慨地说。

“依凌掌柜说，振华要的这批货在一个半月里做不出来，就卡在镗水这宝贝上？”

“有了镗水，兄弟就没急啦，保证按期交货。”

“蒋某要是给您找到镗水呢？”蒋五雄探身轻声说。

“这……”凌启源一惊。

三天以后。清晨，晨星尚未退去，启明星已经高高升起。凌启源身披长袍，打开大门。手提灯笼迈出门外。

当他走下三层台阶时，看到大门左侧靠墙根儿放着四个瓷釉坛子，两紫、两黄。

此时，一个人从暗处闪身而出。

“这是四坛，两红两黄。”来人低声说。

“好。这是银票，四张，一百二十两。”凌启源声音有些颤。

“以后还用吗？”来人接过银票。

“下月今天，还是这个时候。”

“是啦。”

门内轻步走出四名青年，开始搬坛子。

“轻提、轻放、慢走，小心脚下。”

来人轻声嘱咐之后，转身向西，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从此以后，一个月内，京城一些需要镗水的作坊、商家都逐渐得到了它。

这是一宗违禁的交易，卖者犯王法，买者也犯王法，福祸与共。这就把买者、卖者双方拴在一条绳上。双方都严

格保密，所以交易能长期进行而不至暴露。性命攸关把买卖双方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宗冒着砍头危险的生意，所以镪水的价格格外昂贵，正因如此，给了卖者以发财的绝好机会。

大掮手蒋五雄起了搭桥牵线作用，他从中收取高额佣金。这是蒋宅一笔经常性收入。这种祸福相关，把蒋五雄与卖者拴在一起，形成生死与共的关系。

这次销售的镪水，又是从工部火药局里盗窃出来的吗？

三年前的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

京城，刑部的刑场菜市口。

南城，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叫彰义门内大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叫顺治门外大街；这两条大街的交会处，形成一个丁字路口，这里叫菜市口。这一带商店林立，是京城的繁华地区之一，而刑场就设在这丁字路口。

斩杀犯人之时，旁边的商店上板停业，行刑以后，各商店照常营业。

这天清晨，从顺治门大街开来一队兵，由一名军官率领。这支队伍走到丁字路口，在军官的指挥下开始布防。

在丁字路口的路南，从西到东，五步一岗，丁字路口北面的倒八字处，也是五步一岗。

兵丁们手持红缨枪，枪上的红缨在朔风中飘动。

这名军官身着官服，帽子上顶着素金顶，披着黑色斗篷。朔风吹动，斗篷下摆翻卷，露出雪白的麦穗羊毛里儿。这人精瘦修长，瓜子脸上长了一双耗子眼，眼珠灵活滚动，透着精明，他就是巡捕南营西河沿守备衙门的七品把总姜

流。

姜流布防已毕，站在丁字路口处，往复踱步。

路口旁边的铺户刚要下板儿营业，一看这阵势，知道今天要出红差，立刻关了店门。

这时，从路南一家杂货铺里走出一位五十岁上下的掌柜，来到姜流跟前，施礼之后说：“请六爷到铺子里喝茶避风。”

“那哪儿成啊？”姜流和气地说，“您看，百十位弟兄，这么冷的天，在街上站得笔管儿条直，我这当官的进去喝茶，往后还怎么带兵啊？刘掌柜的好意，姜某心领了。”

“今出红差！”

“几个？”

“仨！”

“今儿出红差！”

“几个？”

“仨！”

消息在朔风中传递。

这消息在遛早、喝早茶、吃早点的人们中传递，成了人们今早的话题。

太阳出来了，朔风减去了威力。从西单牌楼到顺治门内大街，从顺治门外大街到菜市口。在大街的两侧、在丁字路口逐渐站满了人。人们冒着寒风搓着手、跺着脚、吐着白气，怀着恐惧加兴奋的心情，翘首北望，等待着、议

论着。人，惧怕杀人，物伤其类。而许许多多的人偏要看行刑，为的是享受由恐惧而产生的兴奋。这是一种非正常的兴奋，是一种非正常的享受。

已正三刻，从西单牌楼方向传来了破锣声。这种格外刺耳的锣声一经传入人们的耳鼓，人们的神经被这刺耳的声音拉紧了。有的人的脸色开始出现了变化，议论变成了嘀咕，有人的闭紧了嘴巴。

人们提起了足根，脖子似乎被无形的手拉长、向着破锣声响的方向扭。

两面不断敲打着的破锣开道，一队肩扛红缨枪的兵丁押着三辆囚车，囚车的两侧是持刀的兵丁，囚车的后面是一名骑马的军官，再后是一乘蓝呢大轿，轿内坐着监斩官。大轿后面又是一队兵丁，又一名骑马军官殿后。

最引观者注目的是三辆囚车上的罪犯和囚车后面抱着鬼头刀的刽子手。

犯人们的头部露在囚车上方，背后插着招子，面色灰死。

第一名犯人的招子上写：“窃盗禁物钦犯哈通”。

第二名犯人的招子上写：“窃盗禁物钦犯楚布”。

第三名犯人的招子上写：“窃盗禁物钦犯孙卯”。

招子的字迹上，都画了鲜红的红勾。

这支队伍在大街上缓缓而行，囚车的车轮慢慢地转，一轮一轮地转，仿佛故意在延长犯人最后的生命。

三名犯人斜垂着头，闭了嘴，不唱、不喊、不叫；也许他们都喝醉了临行前告别人世的酒。酒，麻木了他们的全部神经。

人群中有人在问。

“盗了什么禁物？”

“什么叫钦犯？”

没人回答这些问题。

在天河茶馆里，有人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人是把总姜流，那是在第二天早晨。

前门外王寡妇斜街有一家乐天茶馆。

这天清晨，茶馆坐满了茶客。

茶馆的伙计忙着给茶客沏茶、续水，茶客们边喝茶边聊天，聊的主要话题是昨天处死的三名犯人。

“盗了什么禁物？值得砍头？”

“谁知道呢？”

“禁物自然是皇家的东西。胆大包天，竟敢偷皇家的东西，那还不砍头！”

“禁物是皇家的东西。百姓家的还能叫禁物？我问的是什么禁物？”

“钦犯是怎么回事？”

“唉！连钦犯都不知道？您白住在京城里啦！钦犯，就是万岁爷交刑部审判的犯人。”

“嗨！这罪过儿大啦！不然的话，还值得万岁爷管。”

“万岁爷一管为什么就叫钦犯？我不明白。”

“嘿嘿！您就别刨根问底儿啦！”茶馆掌柜笑着说。“您看看，在座的老少爷儿们，哪位像举人、秀才？”

人们正在议论，临街的棉门帘一挑，一股冷风吹进茶馆。人们抬头一望，迈进一个人来。

这人穿一身酱紫色皮袍，套一件银灰色马褂，修长身材，一对耗子眼。

这人一迈进茶馆，全堂的茶客纷纷站起。纷纷拱手。

“给总爷请安！”

“六爷早！”

“姜六爷早！”

这人是把总姜流，排行第六。

“老少爷们别多礼，都坐下、都坐下。喝着喝着。”

姜流向大家拱着手，十分和气。

“六爷，您还坐您的官座。这座天天给您留着。”

茶馆掌柜打了个千之后，连忙亲自擦拭一张靠墙的红漆八仙桌。

这茶馆里，正中有三条长长的条案，靠墙有几张八仙桌。长案两侧摆的是条凳，方桌旁摆的是方凳。只有让姜流入座的这张八仙桌旁，放一把靠背椅，而且只有一把。这是姜流的常座。

姜流若是早晨没有公事，必定到乐天茶馆喝茶。一则，这是他的生活习惯，另则，他借喝茶听风儿。

姜流原是这一带的地痞，但为人仗义。后来他在顺天府当狱卒。前几年剿灭苍龙十四匪帮立了功，当时的巡捕

营守备马凯要了他，并且提拔他升了七品把总。

他虽然头上戴着七品顶戴，但还是有着几分去不掉的流气。难得的是不摆官架子，依然和气仗义。这一带的人们没有不认识他的。由于他为人和气，大家对他没有顾忌，正因如此，姜流常常从茶馆得到不少线索。有些案件的侦破正是得益于在茶馆里听风儿。

掌柜的亲自给姜流沏茶、斟茶，然后闪在一旁。

“新沏的，哪位赏脸？”姜流举起茶碗礼让。

“总爷请！”

“六爷，不让不让。”

“都是新沏的。”

众人也都举起茶碗。

姜流喝了口茶，问：“我进门儿的时候老少爷儿们说得挺热闹。诸位接着聊啊。”

“回六爷，大伙儿正议论昨儿菜市口的三股红差。”掌柜笑着说。

“菜市口是刑部的刑场，砍人是常事，有什么聊头儿啊。”姜流不经意地说。

“大伙儿不知道这仨人是官是民。”

“那仨死鬼呀？全是官儿，没有一个百姓。”姜流喝着茶，漫不经心地回答。

“全是官？什么官儿呀？”

“犯了什么罪过呀？”

“是一个案由还是几个案由？”

大家七嘴八舌，一通儿发问。